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洋麻將》與盧燕

雙城記 何冀平

在北京首都劇場看每年一度的世界精品戲劇，俄國戲劇《黑桃皇后》由普希金的小說改編，戲一般，導演手法略感陳舊，演員很精彩，尤其扮演女伯爵黑桃皇后的一位老年女演員，一看就是個老戲骨。

劇院走廊有展覽，紀念夏淳導演誕辰一百周年。夏淳導演排過我兩部戲，第一部《好運大廈》。1979年暑假我來香港探親，那時候，內地還很少有人到香港，描述香港生活的戲劇更是沒有，我靈機一動寫了這齣戲。人們對香港太陌生，在北京上演的時候，買票的人竟然擠塌了售票亭。第二部就是《天下第一樓》。

展覽引起我許多回憶，其中有一幅照片頗吸引我目光，夏淳1984年排演《洋麻將》。該劇是美國劇作家柯培恩最負盛名的作品，1978年獲得美國普立茲「戲劇獎」。該劇在1976年於美國洛杉磯首演以來，在百老匯上演了516場，先後譯成多國語言版本，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語言演出，都獲成功。中文譯本是由著名華裔國際影星盧燕翻譯的，本來她是想留給自己和英若誠演出，卻被北京人藝「搶」走，盧燕一向大方得體，毫無埋怨，還為人藝做顧問。

《洋麻將》，被稱為最話劇的話劇，只有兩位演員演出，一個幕景，由大量的台詞，以及各種不斷起伏的人物情緒支撐，是我們做編劇的典範劇本，對演員的表演功力極具挑戰。

洋麻將，就是撲克牌，這個劇名盧燕的翻譯十分傳神，中國人一看就懂。《洋麻將》敘述了一家破舊的養老院內，兩位歷盡人生坎坷，被社會、家人遺棄的孤寡老人——魏勒和芳西雅，在一起玩紙牌，以打發時光、排遣鬱悶，展示出老年失敗者、失落者孤寂無助的淒涼晚景，人與人之間的淡漠。最打動觀眾的，是兩位老人的寂寞和滄桑，男主人公的偏激、暴躁，女主人公的自欺欺人和固執。

1984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內地第一次上演此劇，由夏淳導演，著名演員于是之、朱琳演出，兩位藝術家精湛的技藝與深厚的表演功力，令該劇成為北京人藝少有的外國經典劇碼精彩作品。這是北京人藝推出的唯一一部大劇場雙人劇，幾十年後有了《喜劇的憂傷》，才打破紀錄。

照片上有盧燕、朱琳、謝延寧、夏淳、于是之，朱琳和于是之扮演男女主角，穿着戲裝。照片上的盧燕很年輕，我把這張有紀念意義的照片，傳給正在蘇州拍電影的盧燕，她非常高興，立刻找我要照片中的其他人名。

永不言厭翡冷翠

此山中 鄧達智

小眉小眼的事情不值一哂，但旅行於我，倒是不少朋友覺得頗值一哂的瑣碎。

世上好些地方，本來去過再去不厭倦，惜近年如非經濟飛快發展，政治因素改變面貌氣質（政治開放原本好事，卻往往因開放將本來樸素面貌急速脫舊脫貧，變得四不像），另加被無止境增加的遊客淹沒，再去只添惆悵。

威尼斯、巴黎、新加坡、曼谷、耶路撒冷，不是變得價貴，遊客倍增，傳統人文氣質愈來愈稀薄，便是盜賊如毛，軍警荷槍實彈，過去特別鍾意的特色縱使未至被清洗，再去已意興闌珊。

倫敦東區原清貧工人階級地段，連地區獨特口音Cockney也代表着貧下意味。自30年前開始發展並成為財經新城中心以來，輻射之下，俗氣漸潛英京，與過去古色古香面貌大相逕庭的玻璃幕牆愈來愈多，外國學生、不同種族不同宗教新移民與遊客飆升，雖說民族面貌多元化是好事，倫敦是倫敦，始終應保留基本原味特色。

老殖民地特色，包括葡萄牙、荷蘭、英國，還有人口比例至多華裔的中國人色彩，潤飾了檳榔嶼老區George Town佐治鎮。30年前首次來遊，遊客極少，一刻愛上；今天城貌危機四伏，地產發展商貪得無厭，從外圍而舊城，高樓大廈滾動過來，只問何時建到舊城邊。日本人對古物、舊時風景特別慈悲，保護不遺餘力，讓京都保存得非常好；然而遊客不斷倍增愈來愈多，恐怕過去的深層寧靜在人瘋來之下，亦難逃被殺個片甲不留。

與上述地方比較，翡冷翠遊客不會少，萬幸仍未似威尼斯被人山人海淹沒。每次來遊盡量住在Arno河的南岸。如果曉得地段選擇性，放棄大主教堂Duomo並馳名古橋Ponte Vecchio一圈，熱浪似的遊客還是可以避免的，尤其白天。

黃昏時分散步到遊人比較稀少Forte di Belvedere鳥瞰翡冷翠日落，並到附近古老別墅、宅院、橄欖園間古老碎石小路感受翡冷翠群山氣質，這是我至愛的一角小天地。下山後到氣質有別一般遊客區的Santo Spirito教堂前廣場閒逛，猶如老日子每年整個暑假從倫敦到此借居朋友家，沒事悠閒猶如本地人生活，慵慵懶懶永不言厭。

■重遊舊地的惆悵。 作者提供

慢慢喜歡你……莫文蔚

發式生活 余宜發

多個月前收到莫文蔚的新歌《慢慢喜歡你》，初時播放的時候，只是覺得是一首不錯的歌曲，經過兩星期的播放之後，突然覺得這首歌很厲害，因為可能當時自己的心情比較低落，但竟然有一首可以令到自己聽得變為開心的歌曲出現，便漸漸愛上了，而且愛這首歌曲的情況，就等於童年的時候追隨偶像新歌一樣，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好像變了一個小粉絲，經常留意着某位歌手的動態。

我喜歡這一首《慢慢喜歡你》的歌曲，甚至不停在自己的社交網站介紹給朋友及粉絲收聽，亦都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也慢慢地喜歡了這首歌曲，當然這首歌本身已是一首很值得支持的歌曲。我更加把這首歌放在隨身聽，無論去到哪裡，想起了這首歌立刻拿出來收聽，可想而知我是這麼喜歡這首歌曲。甚至連我的家人也畀我感染，因為我曾經在我們的群組裡面介紹這首歌曲，更加把歌詞給他們看，在美國的姐姐看了之後也說歌曲很好，歌詞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她十分喜歡。所以其實歌曲能夠可以廣泛流行，除需要本身歌曲的質量之外，就是要有推動的渠道令這首歌得到更多人的認識，我就好像做了一個媒體似的，把這首歌推廣給很多人認識。

因為自己很喜歡這首歌曲，所以很希望可以訪問莫文蔚，雖然之前已經跟她做過無數次的訪問，但因為這首歌曲的出現，自己有很多問題想問她，所以自告奮勇打給唱片公司的朋友問有關她會不會返香港宣傳新專輯，當時唱片公司的朋友說：「她現在忙於籌備世界巡迴演唱會，所以暫時沒有這個計劃返香港宣傳。」我當時真的有點失望，但經過多個星期之後，其唱片公司朋友打電話給我：「你有沒有時間訪問莫文蔚？因為她可以抽空幾天返香港宣傳她的新專輯，而且她說指定要做你節目的訪問。」當然二話不說地應承，但我又沒有問有關為何她要指定接受我的訪問。

直到訪問那一天，莫文蔚跟我說：「我媽媽是你的粉絲，她經常收聽你主持的電台節目，知道你每晚也播放我的歌曲。」原來這個原因，她便知道我好像她的小粉絲，所以她一定要接受我的訪問去滿足我這個小粉絲，你覺得是不是很有趣。

自己入行剛剛二十年，理應不會有這種小粉絲的心態，但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竟然不知不覺地愛上了莫文蔚的音樂，而且我跟她也毫不保留地說了自己喜歡她的原因，所以那一次的訪問十分愉快，而她更邀請我觀看她在澳門舉行的《絕色莫文蔚世界巡迴演唱會2018》，但可惜當晚要工作的關係未能夠出席，期待她世界巡演在香港站出現。

遇見作家

隨想國 興國

閱讀方舒眉著的《流光月淘》（世紀文化出版），讓人的思緒很容易回到年輕時候的流光歲月，因為書中的文章，訴說了不少作者與藝文界人士交往的往事。

方舒眉書中那篇《小說與生命的試煉——羅爾德．達爾》，就讓我想起當年和這位英國作家相遇的情況。我說的相遇，不是和作者真正的碰面，而是在浩瀚的書海中，初次接觸到達爾的小說。誠如方舒眉文中說的，達爾是一位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但我初遇達爾時，卻只知道他寫的驚奇小說而已。

記得是在逛書店時，在一本本排列整齊的英文「企鵝叢書」中，被兩本橙色的「Tales of the Unexpected」和「More Tales of the Unexpected」吸引，翻閱時，更被一篇講述猜出紅酒是何年何產地的小說迷住，便馬上購買，更譯成中文，在報上連載。因為迷上了達爾的短篇驚奇小說，才開始得知，達爾原來在兒童文學的創作上，成就斐然。比如像方舒眉說的電影《朱古力獎門人》就是改編自達爾的原著。而就所知，為007影迷熟悉的《你只能活兩次》的電影編劇，達爾更曾參與。

可惜我對兒童文學一向接觸甚少，所以並未和達爾這位作家在這個領域中重遇。不少人和作家結下文字緣，想來也是如此吧？如果不是有心研究，看過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相信不多。就像我最喜歡的日本推理作家東野圭吾一樣，雖然看過他的作品少說也有二十部以上，但還是有些未曾接觸的。

我曾對我教學中的學生說，多多利用空餘時間到圖書館或大書店走走，每個不同類別的圖書都瀏覽一下，看到吸引的題目便閱讀一下，如果對內容有興趣就坐下細看，鍾情的話就借閱或購買，這樣，就可以和作家相遇，更可能被作家影響，啟發出人生的一些道理。

你，願意和作家相遇嗎？

夏日說蛙

百家廊 韓小榮

昨天的一場暴雨，讓濟南的泉水活躍起來。本來打算今天去趵突泉公園，看那著名的「三根水柱沖天起，趵突騰空天下奇」。早上起來，外面的天空陰沉沉的，濟南的雨似乎意猶未盡，隨時都會再來一場。不宜外出，只好在本小區遛彎兒。

我們小區有一彎形的景觀水池，水池底部由鵝卵石鋪成，周圍是一些平整的假山石。前天路過水池，水池裡一滴水也沒有，有兩個老太太在池底轉圈，正借助鵝卵石按摩足底呢！今天的水池大變樣了，一池碧水，層層漣漪。水，滋潤萬物，讓世界生機勃勃，它是生命的源泉。我圍着水池漫步，有蛙鳴聲自石縫間響起。我循聲而至，欲覓芳蹤。這位青蛙歌唱家似乎羞於見人，牠偃旗息鼓了。

水池旁邊的涼亭長凳上坐着一位大姐，我走過去閒聊了幾句。大姐抱怨道：「這水池裡的青蛙真是煩人，昨晚上叫得才厲害呢，我們樓棟離水池近，一晚上沒睡好。」我很奇怪，水池裡的青蛙是哪裡來的？往年的夏天，水池裡也有積水，怎麼沒見青蛙這麼興師動眾？不禁想起「沉灶產蛙」的典故。青蛙的出現，跟水勢不無關係。古時候，發大水的時候，灶沒於水中，很快，灶內就傳來青蛙鳴叫。昨天的暴雨，猛烈無比，這青蛙應該是隨着雨水的肆虐，自別處移駕而來吧？

吃過晚飯，我下了樓，一陣清晰的蛙鳴從水池方向傳來。隨着我的靠近，「呱呱呱」聲此起彼伏，我無暇旁顧，只有洗耳恭聽。來到水池邊上，蛙鳴聲更是如擂如鼓。不遠處，廣場舞的大媽們在嗨舞。她們的音箱驚天動地的，饒是如此，也被蛙鳴給搶了不少風頭。在這個小區住了幾年，逢此新奇，不能獨享，趕緊用手機錄了音，讓牠們的聲音再去鬧騰下朋友圈吧！青蛙的叫聲，擾人清夢，寫進詩裡，卻是別有風情。

辛棄疾的《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寫道：「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初夏月夜，田園裡蛙鳴陣陣。喧鬧聲裡稻花香，人們彷彿看到了豐收的景象。這裡的蛙鳴，不是枯燥乏味，絕非亂叫一氣，而是吉祥的兆頭。

毛澤東主席曾寫了一首七言絕句《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這首詩託物言志，頗有氣勢。青蛙體小，卻展現出猛虎精神，這是一種激盪乾坤的英雄氣概。在作者筆下，青蛙壯志凌雲，彷彿不幹出一番事業決不罷休。池塘，似乎是青蛙的革命根據地。這首詩暗喻革命的必然成功。

宋朝詩人趙師秀《約客》詩中寫道：「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雨後的池塘，青蛙自在鳴，青草隨意動。所謂的「處處蛙」，應該是無分老幼，包含了青蛙們的各個成長階段吧？青蛙的幼蟲，叫「小蝌蚪」，那是一群可愛的小精靈。齊白石名畫《蛙聲十里出山泉》，畫面中不見青蛙，只見六隻蝌蚪自山澗搖曳而出，順流直下。似聞蛙聲，不見蛙面，惟有小蝌蚪神氣活現。這就是中國畫意境美的真實體現。

科學童話《小蝌蚪找媽媽》，童真童趣，童心無限，因為教材的普及，而被人們熟知。2013年6月1日，中國郵政發行了《小蝌蚪找媽媽》特種郵票一套，共5枚。這應該是兒童節那天，天下兒童收到的最美好的禮物。這套郵票五個珍貴畫面，生動呈現了小蝌蚪打聽媽媽、三次錯認了媽媽和找到了媽媽的全過程。

青蛙是莊稼的好朋友，牠的形象素來美好，深受各國人民喜愛。世界名著《格林童話》收錄的第一個故事就是《青蛙王子》。女兒很小的時候，睡前給她講故事，《青蛙王子》是她最喜歡的童話。版本是這樣的：小公主的金球掉進水潭裡，一隻青蛙幫忙把金球撈了上來。在撈金球之前，小公主許下諾言，答應了青蛙的諸多要求。金球到手之後呢，小公主拿着球就跑了。青蛙找上門來，國王告訴女兒不能言而無信，要熱情對待這隻友好的青蛙。小公主只好招待這隻青蛙。當她看到青蛙鑽到自己的床上，忍無可忍，勃然大怒，提起兩條青蛙腿摔了出去。這一摔啊，摔出來一位英俊的青蛙王子。青蛙王子感謝小公主給他破除了魔咒，他迎娶了小公主，開開心心生活在一起……青蛙，是童話的主角，換個稱呼，又成了遊戲的助力。

在我們老家，人們習慣把青蛙叫做「蛤蟆」。小時候玩遊戲，兩隊人馬，南北分隊，人數一樣多，互相手挽手，接受對方來人撞牆，我們的牆雖然是人牆，卻有個另外的稱呼，叫蛤蟆牆。「急急令，蛤蟆牆，撞開牆，你是王！」如果南隊這樣喊，北隊就衝出一個小夥伴向南隊進攻。小夥伴若是把南隊兩個人緊拉着的手臂撞開，就算是贏了一個回合。贏了的人有資格領回一員大將。如此循環往返，其中的一隊，很快就「空空如也」，另一隊，則大獲全勝。在濟南的日子裡，發現濟南人也是稱呼青蛙為蛤蟆。「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裡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躂。」這是軍閥張宗昌的打油詩。詼諧有趣，魅力獨具，琅琅上口，易於成誦。別看大明湖裡的青蛙蹦躂歡，卻有個弱點，牠不叫喚。

自古以來，大明湖裡有四怪：「蛇不現，蛙不鳴，久雨不漲，久旱不涸。」有的老人講，乾隆皇帝在濟南遊玩，曾住在大明湖畔。時值夏日，蛙聲震耳欲聾，嚴重影響睡眠，於是，乾隆皇帝衝着大明湖下旨，不許青蛙亂叫，大明湖的青蛙靈性，果然不敢叫了。這當然是傳說。另一個靠譜的說法是：濟南的泉水溫度低，大明湖是諸多泉水匯聚而成，溫度自然也不高。青蛙在涼水裡，缺乏激情，所以不叫。此刻，我的腦海中浮現了這樣的鏡頭：一隻大眼睛、綠衣裳、白肚皮的漂亮青蛙，蹲在大明湖秀美的荷葉上屏氣凝神，靜默無語……

中國的非洲鐵路外交

古今談 范舉

最近，習近平主席訪問了非洲的兩個國家塞內加爾和盧旺達，都是小國，前者是法國的前殖民地，後者是德國的前殖民地。他們很希望發展工業。但是，法國商人和德國商人都沒有興趣。塞內加爾國內，有六百多公里的鐵路，但是已經殘破不堪了，外國的經營者已經表態，不會再投資進行改造。

目前的鐵路時速，是每小時20公里，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很低。盧旺達位於非洲高原，缺水非常嚴峻，連農業也發展得不好，更不用說發展工業，盧旺達國內，較長的鐵路也沒有。

如果我們打開非洲的地圖，在赤道附近，從東向西，國家的排列是吉布提、埃塞俄比亞、南蘇丹、中非共和國、喀麥隆、尼日利亞、馬里、塞內加爾，如果能建築一條橫貫非洲的鐵路，這對非洲工業的發展、經濟的起飛，有重大的意義。坦桑尼亞的西北角，有一個很小的國家叫做盧旺達，再向北就是烏干達，之後是南蘇丹。

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向北伸展，就可以和橫貫非洲的鐵路在南蘇丹相銜接，形成一個T字的鐵路網。整個非洲就活起來了，有助於「一帶一路」在非洲發展取得最大效果。中國在非洲推動鐵路外交，道路是崎嶇的，如果爭取法國和德國的參與，力量就大得多了。

塞內加爾有鐵路通往鄰國的馬里，沿途經過捷斯及馬里的卡伊、基塔、卡蒂、巴馬科等城市，最終至馬里庫利科羅。鐵路全長1,287公里，其中641公里位於馬里境內。現由Transrail集團管理及營運。達卡-尼日鐵路每日各由兩端站點發一班車，然而由於鐵路狀況不佳，經常會出軌，行駛單程路線可能須花多達7天的時間，而20部柴油鐵路機車中僅12部能維持正常運作，據法國及加拿大合資的管理公司Transrail公佈的鐵路運量約每年40萬公噸，而馬里運輸部的資料僅約27萬噸。比利時公司於2007年收購了Transrail公司的資產。

2007年，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公佈重大建設計劃，其中部分與達卡-尼日鐵路建設有關，大致上可分為三部分：於達卡和捷斯之間建設支線（包括連接建設中的布萊斯迪亞涅國際機場），金額約725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建設達卡-坦巴昆達-基迪拉（接壤馬里的邊境城市）標準軌距鐵路，金額約4,350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建設支線捷斯-聖路易的標準軌距鐵路，金額約1,450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但是，比利時公司並沒有資金。許多車站已被關閉，改為以貨運為主，也使得部分地區交通更為不便。

塞內加爾有豐富的磷酸鹽、鐵鈦礦儲量。兩年前，中國一些媒體引用外媒報道，稱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已與西非馬里、塞內加爾兩國政府簽署了改造連接馬里首都巴馬科和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的鐵路改造項目合同，總金額高達27.46億美元。餘下來的最大問題，是怎樣找到銀行的貸款。現在國家開發銀行已經願意提供一部分的貸款，馬里和塞內加爾也需要籌措一部分的貸款。由於資金不多，只可以用內燃機的車頭牽引，法國人留下來的鐵路，兩軌之間的寬闊度為一米，也限制其發展。

但是，如果擴闊到了1,435毫米標準軌（理由是設計最大時速100公里），而米軌最大時速只有90公里，倘果真如此，這等於在原先路基上重修一條新鐵路，工程量和投資無疑會大增，相應增加的自然還有風險。但是如果不能擴闊，就沒有辦法達到了非洲國家鐵路互相銜接的目標。

塞內加爾可以說是非洲的海港門戶。非洲內陸國家有豐富的銅、鐵、稀有金屬的資源，都需要外運，如果這條鐵路建設成了，塞內加爾就擁有了西非洲最大的港口了。塞內加爾準備了兩個籌措第一桶金的好辦法：第一，建立工業園，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銷售到非洲其他國家。第二，利用豐富的旅遊資源，發展旅遊業，殖民主義者曾經在這裡販賣奴隸到美洲的「奴隸島」聞名遐邇，塞內加爾有一個玫瑰鹽湖，景觀美麗，還有一個歷史名城聖路易素有「非洲威尼斯」美譽。

附近還有的一個旅遊國家佛得角，奇異的岩石，形成海洋風光，是歐洲人的度假勝地。

小人兒送上的驚喜

演藝蝶影 小蝶

最近，我獲聖保羅書院顏老師的邀請，為該校的初中年級擔任粵語組演講比賽評判。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我再次走進這間已有一百六十多年歷史，曾經令我留下美好印象的學校。數年前，我曾經在聖保羅書院為預科生講了兩個半天的戲劇課。雖然戲劇對當時的中六生來說是一項很陌生的事情，但學生們依然用心聆聽學習，他們專心好學的模樣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之中。

這次，我在陳老師的熱情款待和介紹下認識了擔任國語組評判的洪老師和聖保羅書院小學的許副校長，以及兩名初小學生。原來這兩名聖保羅書院小學的小學生是演講比賽的表演嘉賓，他們表演的節目是以國語講故事。

我對兩名小人兒很好奇，趁着仍未開始比賽的時候與他們聊了一會。沒想到這一短短的傾談，竟然為我帶來連串驚喜。首先，他們以國語講故事，我理所當然地以為他們的母語是國語，原來他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跟着，我問他們有什麼興趣，他們的答案竟然是閱讀！嘩！閱讀二字真的久違了。活在這個熒幕屏主宰一切的世代（不正是《超人特工隊2》的主題嗎？），我不知多久沒有聽到有人告訴我他喜歡捧着書本閱讀！我在感到陌生之餘卻又很是感動。當我問其中一人他最愛閱讀哪類書籍時，答案又是給我的另一個驚喜——歷史！我也是要做了半輩子的人才懂得喜歡歷史和向歷史人物借鑒；但小人兒卻告訴我他最欣賞司馬遷，因為他在人生最低處時依然能忍辱奮鬥，最終完成不朽的《史記》。他這個選擇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於是，我問他們長大後想做什麼職業。一人說希望當中文老師（顏老師，你有接班人了！），另一人則說想當新聞主播，都是充滿理想和使命的工作。

當我還在沉醉於二人帶來的喜悅之中時，他們的四隻小手同時為我送上另一驚喜。原來聖保羅書院小學在三月底舉辦了第十一屆校園創作小說，學校將各年級的四名優勝者的作品編印成書，兩名小同學遂代表其學校將書籍贈送給我作見面禮。我捧着此書在手，心中感動不已。六、七歲的學生也可以繪寫圖文並茂的小小說，高小生已能洋洋灑灑地寫出一篇篇二、三千字的小說，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說舉筆維艱，不懂中文寫作呢？事在人為而已。難得學校和老師鼓勵和籌辦，學生支持和努力創作，相信未來的文學家就是在這種土壤中誕生。

當演講比賽完畢後，兩名小人兒分別在台上表演。噢！他們以國語說故事的水準真的高得令我目瞪口呆。以國語水平來說，他們比我不知高出多少班；以說故事技巧來說，他們七情上面，聲音抑揚頓挫，能緊扣觀眾的情緒；以台風來說，無論台下有嘈雜聲或是靜下來，他們都從容不迫，神態自若，一派大將之風，難怪贏得台下如雷掌聲。

那個上午，我在聖保羅書院開了眼界，亦再次留下美好的印象。